

▲明清▼

善本禁毁小说

珍藏大系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四季

邓淑杰

姚家余

封面设计：蓝苹果



ISBN 7-5387-1357-3



9 787538 713572 >

ISBN 7-5387-1357-3/1·1317

定价：1580 元(全六卷)

明清善本禁毀小說珍藏大系

卷

五

雪月梅 花月姻緣
平山冷燕 風流和尚
品花寶鑑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第四十七回 现仙容一剑截魔头 奋神勇单骑擒积寇

却说岑御史休兵两日，至第三日平明擂鼓升帐，众将齐集听令。当令郭绍汾领马兵二百名、步兵六百名暗截捍海，但遇贼兵败奔，拦截剿杀，不许放一人出口；都同汪龙领马兵二百、步兵六百，暗截柳塘湾；游击林中玉领马兵二百、步兵六百，暗截川沙，一般截剿；都使万士雄领马兵三百、步兵八百为前锋；游击吴端领马兵二百、步兵三百为左军；挥金连城宝领马兵二百、步兵三百为右军；总兵褚飞熊统马步兵二千，四路救应。又檄兵备道雷信、副使朱有光严兵谨守乍浦海口，勿放一贼逃逸。自与刘电、陈松岩为中军。三声大炮，催动众军杀奔盘林而来。

且说毛海峰自与分水牛、穿山甲、卢龙等从湖郡奔回，因与汪直商议道：“如今到了一个岑御史，善能用兵，非复前比。赵天王已被杀败，解了吴城之围。昨日又遇见一个少年白面将军十分猛勇，还有一个黑面长身步将也十分了得，黎格已被他所杀。如今褚总兵、万都使、雷兵备都是劲敌，难以取胜。不若招呼叶碧川且出口与徐海合兵进取台宁为上。”正商议间，只见那金钟道人出来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们如此胆怯干得甚事？只恐那岑御史不来，若来时，管教杀得他全军覆没、片甲不回！”汪直大喜道：“全仗吾师道术，倘得成功，当与吾师富贵共之。”原来这毛海峰本是飘洋大客，极有胆勇，因遭台风坏了船只，逃得性命，流入贼中，原非本意，今见官军整肃，将士英雄，因劝汪直不听，想仗此妖术谅难成事，当夜扮作乡民悄悄逝去，竟不知所之。

次日汪直知走了毛海峰，心下大怒，仗着金钟妖法正要起兵进攻嘉郡，不料岑御史大兵忽到，群寇震惊。金钟道人令将兵马在平原旷野摆成长蛇阵势，两军相遇，官军阵里炮声响处前锋万士雄横刀出马，大喝：“逆贼知事，及早下马受缚，免得污我宝刀。”贼阵上卢龙飞马舞刀来敌，大战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在队连城宝见万士雄敌不了此贼，即跃马横刀前来夹攻，贼阵上分水牛挥大斧杀出敌住。

正战间，岑御史中军已到。刘电在马上见卢龙刀法精熟，万士雄只杀得个对手，不能讨他半分便宜，便拈弓搭箭，觑得分明，一箭射去正中卢龙面门，早被万士雄连肩夹

臂砍于马下。分水牛、江二见卢龙被杀吃了一惊，回马便走，岑御史见前军得胜，把鞭梢一指，四下官军大刀、阔斧、鸟铳、长枪并力杀去，真有天崩地坍之势。汪直与分水牛、穿山甲分头迎敌，那里抵挡得住？正在危急，只见金钟道人大喝一声从阵中飞马而出，右手仗着宝剑，左手执着金钟，口中念动咒语，把剑一挥，霎时间四下里黑云笼罩，云中无限神头鬼脸各执兵刃漫空遍野杀将过来。岑御史急令各军中将箭弩渍筒蘸着秽污望四下里喷射，果见许多草人纸马纷纷落地。那道人见破了鬼兵，心下大怒，急将左手金钟摇动，顷刻间四下黑风捲起，风中有黄沙烈火漫天撒地而来。官军急发喷筒箭弩，全无应效。风沙火焰愈觉猛烈，贼兵呐喊，四下杀来。官军大乱，各自奔逃。刘电、陈松岩、褚飞熊、连城宝四将保护岑御史夺路面走，被贼兵乘势追赶二十余里，幸得兵备道雷信引一支精兵杀来救应，贼兵方退。当下鸣金收军，扎住营寨。计点将士，游击吴端阵亡，被杀守备一员、牙将二员，损兵三名，余外带伤者甚众。

岑御史就平原下寨，传令各营，不得卸甲，恐今夜贼人乘胜劫营。因调拨众将四下埋伏，饱食以待。岑御史中军虚设灯火，令各营但听中军炮响，四下杀出。却令万士雄、连城宝二将各率精兵一千，若遇贼人前来劫寨便倒杀转去，攻他巢穴，截其归路，贼必自乱，然后夹攻，可以取胜；但恐彼仍施妖法，却不可恋战，且放他退去，别作计较；如不来劫寨便掣兵回来，不可轻进。分拨已定，退入后营，心中纳闷道：“贼兵易剿，妖法难当，如何抵敌？愁思转辗，无计可施。待到三更以后不见动静，料无劫寨之事，身上乏倦，便隐几而卧，听军中已交四鼓。朦胧之间，只听耳边有人叫道：“岑郎不必忧虑，明日对阵我当遣白猿神助你破贼成功。且东南杀劫将终，汝雪月佳期不远，吾女贤淑，自能善待，勿须虑也！”岑御史分明听得，急起身看时，已无影响，心下大奇，回想其言，知是仙岳母指点，可惜不曾拜识一面。又想“雪月佳期不远”，心下暗喜，因即望空拜谢。此时觉愁闷全消，精神倍长，不思安寐。

待到平明时，即升帐擂鼓聚集众将，传令众军严装饱食，各带三日干塘进剿，今番务要歼灭此贼军。军令下来，各营将士只怕妖法利害，心怀疑忌。岑御史明知军中心怯，因遍谕各营：本都院已有破妖之策，尔等不必怀疑，只准备协力剿杀，建功升赏全在此举。因此一军共信，俱各踊跃争先。听中军炮声一响，仍分五军浩浩荡荡杀奔盘林而来。到得半路，却值贼兵已到，岑御史传令众军摆开阵势，鸟铳当先，长枪在后，藤牌、滚刀相继而进，把马军分两势下合围拢来以防贼逸，只听中军鼓声，悉为剿杀。

却说汪直见金钟道人法术精奇，以为泰山之靠，因统大队贼兵分四路杀来，意在必

胜。当令分水牛、江二为先锋，正与万士雄相遇，各不打话，刀斧相交，战至十余合，官军阵上连城宝拍马挺枪前来夹攻。分水牛如何敌得二将、虚滚一斧，回马就走。这边中军鼓声雷震，大队人马掩杀过来，鸟铳箭弩一齐施发，贼兵抵挡不住分两下而走，又被马兵围裹将来，喊杀之声震动山岳。汪直见官军势大，急令金钟施法。这金钟道人方洋洋出阵，摇动金铃哈哈大笑，果见一霎时黑风骤起，卷着黄沙烈焰掀天腾地面来。官军看见惊慌，只望中军救解。岑御史见妖法已施却不见仙姥动静，心下惊疑，欲待奔走，恐众军耻笑。况中军一动，大势齐倾。正危急间，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雷震，细雨如雾，顷刻间黄沙尽灭，烈焰全消。只见阵中突出一将，浑身如雪练一般，手舞双剑如两道白虹飞绕，直奔金钟道人马前，光闪处道人首级坠地，夺取金钟杀出西队，倏然不见。众军却望见正西上一片彩云，隐隐见一仙姥冉冉而没。官军见妖法已破，勇气十倍，大刀阔斧横冲直撞，杀得贼兵星散云驰，七断八续。

汪直见大势已去，量难抵敌，招呼贼兵拚命夺路奔柳塘湾而逃。只听前面炮声响处，一彪军当头杀来，却是都同汪龙，大喝：“逆贼待往那里走！”汪直此时已舍死忘生，大喝：“挡吾者死！”挥刀直砍过来。汪龙正举刀迎敌，不防分水牛暗发一流星锤来打中汪龙马首，那马直立起来，把汪龙掀翻在地，早被汪直一刀砍死，夺路径走。后面大队官军拍风相似的赶来，分水牛、穿山甲率领败兵保着汪直且战且走。天色傍晚，正奔走间前面喊声又起，火光烛灭，却是郭绍汾从捍海抄小路杀来。汪直等不敢迎敌，只顾夺路奔逃。将及天明，离海宁不远，指望叶碧川这支兵来救应。

谁知叶碧川攻打海宁时，蒋士奇已至浙省。胡巡抚先差中军参将陆渊领兵一千前来救应海宁，随又接着岑御史移文，即令蒋士奇率精骑二千前来会剿。这叶碧川是个武举出身，堂堂一表，勇力过人，因官司抱屈杀了仇家，亡命入海，原非有心为盗之人。今被官军前后夹攻连败二阵，又见蒋士奇神勇异常，因就马前拜服，诉说原由，求免一死，情愿执鞭坠镫立功赎罪。蒋士奇怜他是武举出身，准其投降。其所统之兵尚有千余都从贼目连夜奔投赵天王而去，从降者只亲随数十骑。陆渊见海宁已经平静，即引本部兵回辕缴令去了。蒋公即令叶碧川，为前锋往平海来会剿，却好正遇汪直败兵奔到。叶碧川大叫：“汪直及早投降，免得一死！”汪直听见吃了一惊，不敢答话，拍马往斜刺里就走。不想正遇蒋公马到，汪直见四下官军云集无路可奔，只得奋刀劈面砍来，却被蒋公左手把枪逼住，放他撞入怀来，右手抓住勒甲绦生擒过马，掷于地下，军士上前绑缚。分水牛、穿山甲吓得落荒而逃，只见四下里官兵重重叠叠围杀上来，料难逃脱。分

水牛大吼一声，力砍数人自刎而死，众军赶上，砍作肉泥。穿山甲早被陈松岩撞见，生擒活捉去了。其余贼兵如砍瓜切菜，杀戮无算。当时岑御史大军齐到，与蒋公之兵会合。岑御史见贼首已擒，即传令：“有愿降者免死！”一声令下，伏地跪降者尚有八百余人。

岑御史就令在平原扎住大营。蒋公即带叶碧川来相见。岑御史接出营门笑道：“数年积寇，一旦被老叔大人生擒，此功不小。”因同入中军帐来。蒋公未及行李，岑御史先跪拜在地，蒋公连忙跪扶道：“朝廷叙爵，岂可以私废公？”岑御史道：“名分所关，正应如此。”因相让坐下。刘电亦进帐来拜见蒋公，便坐在下首。蒋公遂叫叶碧川来叩见，因说他投诚来历，岑御史道：“明日且见了浙抚再作定奇。”因问：“老叔到浙时知征剿徐海情形若何？”蒋公道：“我至浙时，知徐海已降，又为总兵俞大猷袭杀，不知何故？”岑御史笑道：“胡巡抚怕我分功，因此全不关会，未免局量褊浅。因向靴筒内取出一折递与蒋公展看，见上面载明何人得功、何人败绩、如何说降、如何袭杀，一一注明。蒋公道：“贤侄可为神机莫测。”岑御史因问起：“三月初旬文进从江南到府，知老叔已先两日进都，如何一路总不得相会？”蒋公笑道：“彼时贤侄奉命出京，恐于路相会有涉嫌疑，因此绕小道连夜过去，不想到京考试蒙皇上特恩授了今职，如今却遂了贤侄昔日之言了。”岑御史道：“天既生老叔的神勇，必不肯教埋没。”蒋公因问：“殷将军近日如何？”岑御史道：“现为松江参府，屡立战功，将来尚要升转。最可喜者，前日报上见刘大兄补了奉贤，他弟兄已聚在一处。”蒋公又问刘电道：“如今那文进怎样了？”刘电道：“小侄奉令往救湖郡，他随军立功，现今已署把总防守碧浪湖村去了。”蒋公笑道：“你们至亲至谊都相聚一方。惟我远隔金衢，将来相会甚难。且老母在堂，两地悬念。每一念及，坐卧不宁。”岑御史道：“如今海寇已平，正好迎养太母。”蒋公道：“迎养甚易，家下无人，亦是难事。将来还望贤侄疏内代为陈情，乞一就近地方便于迎养，则一家受庇不浅。”岑御史道：“此事小侄自当留心。”蒋公又问刘电道：“可知许丈曾到尊府不曾？”刘电道：“自去秋在南昌寄信往崇仁县去后，至今并无消息。报上又见崇仁金公告病休致，或者此时许伯到了家里亦未可知。”蒋公道：“何不差一人回去？若果许丈在府，便托他送家眷到奉贤，不但令妹可与殷兄相会，且岑贤侄姻事亦可就近完成，岂不一举两得？”岑御史笑而不言，刘电道：“老叔丈所见极是。”

当下军中已是传食，一同用毕。岑御史道：“老叔请先班师回省，小侄发落了各路兵马，随后来与胡公相会。”当时蒋公相辞，即带叶碧川，车囚汪直，回省缴令。岑御

史随将投降之八百余人内老弱者一百余人放归田里，其余分发各营约束，凡有滋事者报明即斩。当令褚飞熊、万士雄率本部兵马各回本汛，连城宝升署挥同汪龙事务，郭绍汾暂署挥金事务，陈松岩暂任嘉镇中军游击吴端事务。将穿山甲严行监禁，听候拷问。林中玉在川沙未至，仍檄回本汛。分发各军讫，因与刘电道：“松郡一带倭奴未平，三哥即领本部兵前往，相机剿杀。我见过胡公即便回江，倘有紧要军情，务即驰报。”刘电应诺，当即引军投松郡而去。岑御史亦即起马。

却说这边徐海投降被杀一节，却与岑御史进剿汪直同时之事。这徐海原是西湖虎跑寺僧人，胆勇绝伦，结交群盗，事发亡命入海。群盗推其为首，招集亡命众至二万余，屡寇浙、闽沿海地方，肆其劫掠。其妻王翠翘原系钱塘旧家之女，美慧异常，素怀忠义，后为徐海所得，纳为正室，言听计从。此番大惊台宁，浙直震动。巡抚胡宗宪访得翠翘至戚，令其暗说翠翘劝徐海归降，不失高爵厚禄。因此翠翘一意劝令徐海率众赴军门投降。胡公分散其兵，令徐海只领亲随兵率数百人屯驻东沈庄候旨。此时因赵文华与胡公不协，忌其成功，密令总兵俞大猷率兵夜袭东沈庄。徐海不及提防，奔走梁庄。俞大猷率兵追逼，徐海料难脱逃，大呼：“翠翘误我！”即投入湖水。俞大猷着善泅者入水牵出斩首，王翠翘闻变，仗剑大恸道：“徐君因我而死，我何面目偷生耶！”即仗剑而死。余党悉平。胡巡抚已飞章具奏此事。后来因赵文华之谮朝廷只加了胡公太子少保之衔，别无升奖。直到后来岑公奉命巡视浙、闽，才表题王翠翘功烈，敕赠义烈恭人，立祠祭祀。这是后话，表过不提。

且说岑御史起马不及三十里天色已晚，早有浙抚差官迎接，进了公馆安歇。次日五鼓，即起马往会城来。离郭十里，胡公率同城僚属接着，并辔入城。岑御史不进公馆就往拜胡公，遂一同进巡抚衙门来。让入后堂叙礼，坐定共相慰劳。胡公道：“闻贼中妖法利害，想都宪大人必有神助。”岑御史笑道：“此是圣天子洪福。天灭妖人，晚弟何功之有？今老宪台扫清巨寇，蒋都使降伏从党、生擒贼首，此皆老宪台调度得宜，其功不小。”胡公道：“说降徐海，实徼天幸。今汪直若非都宪运筹追剿，安得就擒？如今请教都宪大人此寇与叶碧川当作何处置？”岑御史道：“据晚弟愚意，当与老宪台联名具奏会剿情由，将汪直献俘阙下，叶碧川声明候旨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胡公道：“都宪所见极是，意恳如椽主稿。”岑御史相让不过，只得应允。当时即请上席，席间说起王翠翘一片忠心，可惜埋没，胡公自觉抱惭，只把别话支吾而已。

少间席毕，岑御史辞归公馆。当晚即将本稿草完。次日平明，正欲往见胡公，却是

胡公先来拜会，因即将本稿与胡公观看。见上面历叙会剿情由，其中应奖众将功绩、应恤阵亡将士，无不细述，末后又附陈都使蒋士奇母老乞恩请调近地迎养，以及献俘请旨等情，简切详明，并无丝毫遗漏。胡公看毕，惊喜道：“上马击贼，下马草露布，信不虚矣！”当即发本房缮写，随又面邀午席候教，相辞而去。岑御史送了胡公，随往拜蒋公，说明已经附疏乞恩的原委，又往拜司道各官毕。胡公已差官接过三次，随往赴席毕，辞回公馆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平明即往巡抚衙门一同拜发本章，即差文武官各一员、壮兵二十名，沿途更替，管押汪直囚车北上。当日胡公还要相留，岑御史因倭奴未平坚辞起身，又往别蒋公，遂匆匆起马。胡公与文武各官送出郭外十里方回。

岑御史见浙省已宁，于路仍檄文进回营听用。当日行不及三十里，早有流星马飞报说：“近海有东沙、西沙二岛。东沙岛倭酋名野义杨仙蟾，有五把飞刀，能百步取人首级；西沙岛倭酋名黑煞神凌沧虬，能遣妖物摄人魂魄。向来各据一岛，不与赵天王同伙。今赵天王因汪直、徐海俱已败亡，孤立无援，因资金帛子女前往聘请，约定时日半夜里从孟河入口，倭奴接应，抄出翁埠、庙湾之后将高、辛二将前后夹攻。幸亏陈总兵救应得脱，殷、耿二将敌住赵天王夫妻，连日大战，不分胜败。昨日殷参将忽然抱病，因此紧守，不敢进剿。只候大老爷定夺。”岑御史道：“正要这些倭奴一齐进来才好歼灭。”当赏报马去讫，又连接陈总兵并刘副总申报，大略相同，因此星飞前进。正是：

已看海寇才骈首，却见倭奴又插标。

不知岑御史此去如何调兵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天缘合仙姥指迷途 恶贯盈倭奴逢杀劫

却说岑御史星飞前往军营而来，离大营二十余里，陈总兵接着。岑御史马上便问：“倭奴近日情形如何？”陈总兵道：“只因新到二倭，一有飞刀，一使妖法；现今殷参将忽患昏迷，不省人事，军心惶惶，因此诸将坚守要害，不敢轻动。刘副将从浙回来，于路奉制宪飞檄委赴杨舍驻扎，当三路要冲，以防再犯吴会。顷又奉制宪檄飭各营严守，听候大老爷到来察夺。”岑御史听说心下踟蹰，又问：“倭奴现屯何处？”陈总兵道：“现屯青村、圖山、翁埠等处，连络二百余里。这两日内并无动静，想殷参将之病恐是倭奴试行妖法所害也不可知。”岑御史点头道：“且去一看。”因此不进大营，只带数骑投殷勇营来看视。

到得营门，见旌旗整肃，队伍端严，鹿角密摆，寨栅坚固。问知皆华氏夫人的调度，十抵敬服。因令军校传入御史来看。华夫人退入后营。岑御史进到帐中，见殷勇仰卧在地，面如淡金，昏昏沉沉，叫之不答。岑御史道：“此必为邪术所迷，但邪不胜正，料无妨事。”吩咐军校好生看伺。岑御史出了营门，回到大寨即传谕众军：“妖魔小术，自有处治，不必疑惧。”当令陈总兵将人马四面屯守，以防倭奴暗袭。

岑御史独坐帐中，只令亲随数人伺候，待至一更已后，命对着正西方设一香案，盥手焚香叩齿，虔诚拜伏在地，默祷：“弟子奉命征倭，前蒙圣母法力剪除妖道，荡平积寇，感戴慈恩，涓埃未报。今又遇此妖术害我大将，并有飞刀肆毒，将士难当，伏乞圣母慈悲始终救护，不但弟子沾恩，即数万生灵咸蒙覆庇。成功之日当奏闻圣上，建祠崇礼，以报慈恩。”拜了又祷，祷了又拜，如此三遍，才归至帐中少歇。因坐在一张行椅上存神定想，惟愿圣母慈灵感格。默念之间，蓦见一个长髯使者向前躬身稟道：“仙姥奉请！”

岑御史不觉随出帐来，见那使者控过一骑骏马，搀扶岑生上了马，便觉四蹄腾空而起，耳边但听风涛奔激之声。顷刻间，落在一座山岩之下。那使者带住马，扶了岑生下来道：“请相公在此少待。岑生定睛看时，好一座仙山：明月光中奇花馥郁，瑶草纷披，

白鹤御芝，青猿献果，正不知是何境界！惊疑之间，只见两个丫髻仙童到来相请，岑生便随着转过碧岩，却显出一座巍峨甲第，金碧交辉，因问二童子“这是何处？”童子道：“这是玉虚夫人所居。”岑生不敢再问，敬凛而入。进得门来，但见碧梧、翠竹、古柏、乔松、清荫夹道。行过数箭之地，见一座玉石小桥，桥侧千寻峭壁，半空中飞下一道瀑布，喷珠漱玉，直入桥下。行过玉桥，见奇花异卉，不辨名色；仙鸟和鸣，无分昼夜。又进一层宫门，但见殿宇巍峨，直耸云汉。望见殿上不明灯烛，当中悬着一颗斗大明珠，光华四射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阶下列着两行黄巾力士，殿上两旁都是彩衣仙女捧炉执剑侍立。当中两柄翠羽遮着九龙沉香宝座上那位玉虚夫人，仙冠道服，妙相端严。岑生行到丹墀之下，闻殿上传“请”，两童子扶掖而上。进得殿门，便躬身下拜，两叩后，仙母即命二童扶起，移玉墩赐坐。岑生谦让至再，才告坐下。随命仙女赐玉液一杯，岑生又手接饮，但觉芳香满口，沁入心脾，饮毕离座叩谢，因启道：“下界小臣，奉命征倭，遭妖术肆虐，不能平静。伏乞圣母大发慈悲，救民涂炭。平定之后当恭疏奏闻，建祠崇祀，以报洪恩。”仙母即命童子扶起道：“倭寇积年肆扰，亦是生民劫数难逃。今劫数已满，应待汝平定倭寇。赵氏夫妇与郎氏乃天降劫魔，自当退避。其余从孽，当替好生，不可尽歼。妖术害人，彼当自害。惟有飞刀甚毒，凡在劫者，皆不能逃。今赐汝仙散一瓶，非其劫者，食之即活，敷之即愈。”因命仙女赐与小金瓶一枚，岑生跪受藏于袖内，因又启问：“弟子发妻何氏生母不知可得见否？”玉虚夫人笑道：“即我便是。当年因遭谴劫，滴落凡世，以了尘缘，劫满后仍归本位。此乃天数使然，我亦不能自主。雪姐、月娥与汝妻皆披香殿伴侣，时至自然相聚。仙凡虽别，总当以忠、孝、仁、恕为本，汝其勉之。功成之后，若能恬淡修省，则相会不难也。”说毕，仍命二童子相送。岑生原要再问自身来历。见二童子请行，不敢再问，只得拜谢出殿。随二童子仍从原路出得宫门，见前使控马相待，岑生谢别二童。这使者便相扶上马，只听耳边风响，顷刻已至营门，使者扶下雕鞍。岑御史心爱此马，欲恳使者暂留骑坐，忽见此马腾地一吼化为猛牙，使者跃上其背，凌空而去。

岑御史忽然惊醒，见自身独坐帐中椅上，听军中更漏正交五鼓，心中十分惊喜。回思所梦，历历分明，探验袖中金瓶尚在，因感仙母慈灵，重向香案望空拜谢。因向灯下打开瓶盖看时，丹散满瓶，异香扑鼻，敬谨收藏。因想仙母所言，“妖术害人，彼当自受”，今殷勇现在垂危不曾求得解救，追悔不已。又记仙母所言“倭劫已满，待汝平定”之言，心中暗喜。

且不说岑御史遇仙指示。却说那倭寇深惧绣旗军的利害，晓得黑煞神有法术摄人魂魄，要试他的灵验，因请他先害殷勇，再害岑秀，便好纵横无敌，因此按兵不动看他作法。原来这黑煞神凌沧虬得遇异人传授此术，百发百中。当日异人曾嘱咐他，不许妄害无辜，违之有祸。此番不合要卖弄他的本事，因在军中设坛作法，驱使妖魅往摄殷勇魂魄。凡五日内将魂魄摄尽，其人即死。此时已将殷勇摄到二魂四魄装入葫芦。赵天王令细作探知殷勇果然卧病不起，心下大喜。正欲乘间劫他营寨，却又闻岑御史已到，恐有准备，不敢擅动，且待害死了殷、岑二人然后大举。

却说黑煞神作法到第五天上，令牌击处，见妖魅摄取殷勇一魂三魄冉冉而来，心中大喜。正待收入葫芦，猛地里半空中起了一个霹雳震得遍地火光，光中现出一位金甲神将，手执钢鞭，照黑煞神顶门上一鞭，倒栽葱撞下坛来七窍流血而死。手中葫芦亦为雷火焚化。坛下众倭奴俱惊扑在地，半晌方苏。赵天王闻知，心胆俱裂，即请杨仙蟾商议，欲收兵潜遁。杨仙蟾道：“不必恐惧，我二人同来，不想他自遭其祸。想是那人命不该绝，以至如此。今丧我伴侣，必泄其恨，且叫他看我飞刀的利害。”赵天王大喜道：“全仗大力！”次日，传令众倭严装饮食，令格子里领兵二千为前锋，就地滚领倭兵为左队，混江鳅领倭兵为右队，赤凤儿、郎赛花为后队，赵天王与杨仙蟾为中军，螺声四起，直杀奔大营而来。

却说岑御史自见仙姥饮了玉液，觉得精神百倍。次早即欲进兵，因为殷勇卧病未见动静，只得暂止。却先飞檄飭令常州参将何其能领本部兵就近埋伏庙湾，又檄都使吕岱领本部兵就近埋伏翁埠，截住倭奴归路。此二处兵符因路远先发。又令守备龙韬领水兵五百截住孟河海口，游击董槐领水军五百截住留河海口、游击洪弼领本部兵马截住金山海口。这三路伏兵迅即前往。又传命各营严装贯甲，以防袭劫；又令总兵陈奇文当住杨舍四路冲要，随便救应；星檄刘电回营听调。分遣已定，及到次日辰牌时候，青天白日忽听得平空里这一声霹雳震得山岳俱动。正不知是何缘故，却早见殷勇营中来报说：“殷参将被雷声惊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已是好了。”岑御史闻报大喜。少刻，殷勇到营参谢。又见探马来报：“倭寇黑煞神被雷震死。”岑御史见仙姥之言已应，满心欢喜。次日刘电已星飞调回，才得与殷勇在大营一会。

当日岑御史升帐，传集众将听候调遣。先令殷勇、耿自新二将各率本部兵，一从左杀入倭奴右队，一从右杀入倭奴左队，但听中军鼓声，尽力剿杀；副总刘电领精甲二千、偏将二员为先锋；令高卓、辛尚忠各领火銃手五百名，听连珠炮响，从两胁尽力攻

打。岑御史领文进诸将自领中军。俱令三更造饭、五鼓进兵。调遣已定、众将各自整顿。

至五鼓，听中军炮响，四路官兵齐往倭屯杀来，将及平明恰好与倭兵相遇。两下呐喊摆开阵势，先锋刘电挺枪直出，正遇格子里横刀相迎，更不打话，战到十余合上，格子里刀法虽精却敌不住刘电的神枪利害，虚滚一刀，回马就走，刘电拍马赶来。倭首赵天王中军杀到，杨仙蟾见刘电追过来，放过格子里，大吼一声，舞两口镔铁剑前来敌住。刘电见他背插飞刀，心下提防，因把手中枪一紧逼开他双剑，右手抽入棱铜照顶门打将下来，杨仙蟾急躲闪时早中左肩，几乎坠马，负痛而奔。刘电挺枪追来，杨仙蟾右手急飞起一口刀来，寒光闪处正向刘电顶门上落来。刘电躲闪不及，早中右膀，翻身落马。杨仙蟾、格子里两下一齐飞马回来要害刘电，却得陈奇文杀来敌住，手下偏裨将士已将刘电救回中军。

岑御史见刘电为飞刀所伤，急取仙散水调，令刘电吞下，解开肩甲敷糝刀口，果然是仙家妙用，顷刻而愈。刘电起来，深恨此倭，复贯甲飞骑杀出，要报此一刀之仇。这杨仙蟾正与格子里双战陈奇文不下，正待祭起飞刀，忽见刘电怒目横眉重复杀到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吃了一惊，回马就走。刘电大喝：“贼倭休走！”飞马赶来，却得赵天王挥双刀敌住厮杀，这格子里独挡陈奇文。正力战间，却值殷勇、耿自新两路兵马从左右杀入，鼓声震天。格子里料难抵敌，却待奔走，正遇殷勇一骑飞到，措手不及，被一铁铜打得脑浆迸裂而死。赵天王看见，无心恋战，撇了刘电拍马奔回，倭奴大乱。

杨仙蟾见官军势大，却将五口飞刀一齐祭起，但见五道寒光如风飘雪片一般，横挥直截，忽起忽落。官军队里，中刀落马者纷纷不一。赵天王复率就地滚、混江鳅两队倭兵一拥杀来，官兵畏惧飞刀不敢迎敌，望后齐退，倭兵乘势掩杀。忽听中军连珠炮响，高、辛二将率火铳兵从倭奴背后打来，声如雷震。倭兵惊慌，复分两下散去。此时杨仙蟾将五口飞刀祭在空中，如转轮一般盘旋起落不定，官军虽听中军鼓声甚紧却不敢与火铳兵合围进战；倭兵亦恐腹背受敌，不敢前逼。两下正相持间，忽见陈中突出一个道者，赤足蓬头，长绦大袖，高叫：“仙蟾休得无礼！”伸手向空中一招，只见那五口飞刀齐入道人袖内。仙蟾大怒，飞马仗剑来夺，那道者哈哈大笑，化一道金光过处猛然不见。官军见收去了飞刀，便四下呐喊如潮水般涌杀过来。赵天王与就地滚、混江鳅率倭兵抵死迎敌。杨仙蟾见势头不好急欲奔逃，恰恰遇见刘电飞马杀至，抵挡不及，早被一枪刺中心窝，翻身落马。刘电即枭了他首级悬于马项，复望倭奴大队杀来。

却说此时岑御史正在中军擂鼓督战，忽见一队倭兵如飞云掣电而至，当头两员女将，四口雪亮苗刀，直杀奔中军帅旗下来。此时文进也杀入阵中助战，岑御史左右只有几员牙将随从，见这两员女将来得势猛，一齐上前迎敌。原来这女将正是赤凤儿、郎赛花。好生利害！苗刀起处连砍二将。岑御史见势头凶恶，拍马便走。赤凤儿见岑御史红袍金甲知是主帅，撇却众将，与郎赛花飞马赶来。

且说文进杀入阵中，正遇就地滚江五敌住厮杀，未及数合，却听中军鼓声忽断，又望不见帅旗，恐中军有失，不敢恋战，虚晃一枪，拍马奔回。江五随后赶来，却得耿自新杀出截住。文进奔到中军不见岑御史，心下着忙，急问众军，有的指道：“被两个倭婆追往东南上去了。”文进大吼一声，直奔东南上来。

原来岑御史被赤凤儿、郎赛花追赶将近，正在危急只见斜侧里一将轮刀跃马杀出，大喝：“那贼婆娘休得无礼。”岑御史回马看时，却是陈奇文截住，又见文进飞骑赶来，心下大喜，勒马观战。见四骑马如转轮儿一般厮杀，这赤凤儿、郎赛花四口刀直上直下如电光盘绕，力敌二将，全无惧怯。岑御史此时重整中军，擂鼓助战，却说这中军旗鼓乃诸将耳目。那时诸将正在鏖战忽听中军鼓歇，又不見帅旗，俱无心恋战，齐奔中军来护卫，反被倭奴乘势掩杀了一阵。其时郎赛花战文进不下，兜回马就走。文进赶来，不防郎赛花发连珠铁弹，打中文进肩窝手腕。文进大惊，急勒马不追，不防一弹又打中项上，郎赛花复翻身杀来，文进负痛相敌。此时众官军见号旗挥动，鼓声如雷，知中军无恙，复一齐奋勇杀回。这一场两边混战直杀得天昏地惨，日色无光。原来定数难逃，这混江鳅江七在乱军中正遇殷勇马到，招架不及，被一铁铜打断左膀翻身落马。殷勇见是内地奸徒，喝令军士绑在马上回营请功。

其时赵天王见杨仙蟾已死、江七被擒，心胆皆碎，料不能敌，招呼赤凤儿与江五夫妻率领倭兵并力夺路往留河奔走。官军随后赶杀，陈奇文与文进又从两势下赶来，杀得倭奴七断八续。江五在乱军中为飞矢中颊落马，却被文进捉住。倭奴三停约死停半，有四下逃出口者，又被守口官兵杀戮殆尽。

且说赵天王与赤凤儿、郎赛花拼命杀出重围，回顾倭兵不满千数，又一半带伤，仰天大叹：“不料今日一败至此！”正奔到留河，只听前面炮声响处一彪人马当头截住，却是游击董槐，大喝：“倭奴还不下马受死，却待往那里走！”赵天王不敢答应，飞马落荒而逃。赤凤儿、郎赛花四口刀紧随冲杀，及至海口，并无倭兵接应。只见数十号战船一齐锣响，船内水军火铳齐发。赵天王杀得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慌急之际却见傍侧一座

山崖有路可登，只得一同弃马爬山而逃，相随倭兵已只有数百。谁知此山名断鳌岛，却是个绝地。赵天王到得山上，日色已西，打一望时三面皆是峭壁，下临大海，回看山下官兵已是重重叠叠，围得铁桶一般，赵天王等抱头大哭，声震天地。

却说岑御史见将赵天王逼走上山，因问：“此山何名？可有出路？”游击董槐禀道：“小将巡警海口曾登此山，名断鳌岛，只有这一面可登，那三面皆临海峭壁，并无出路，因此无兵把守。”岑御史点头暗思仙母不可尽歼之言，遂传令：“天色已晚，不必穷追。”诸将俱择平原屯札，凡被飞刀所伤将士悉把瓶中仙散救之，其中死生各半。不说这边众将安营造饭。却说这赵天王、赤凤儿、郎赛花等原是天降劫魔，生民该遭其劫，今劫数已满，自然平定。但群倭淫毒，原属性成，惟赵天王不犯此戒，况与赤凤儿十分恩爱，且又惧他悍妒非常，因此从无二色。今被岑御史围困断鳌绝地，插翅难逃。只因这数百人命不该绝，自有活路生出，所谓难中得救、绝处逢生。正是：

若非伸出拿云手，怎救逃来绝地倭？

究竟不知赵天王等如何得生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渡残喘一剑化金桥 建奇功九重赐蟒玉

却说赵天王等数百人在山顶痛哭，声彻霄汉。其时正值九天玄女娘娘经过，拨云观看已知就里，因按落云头，叫道：“尔等虽由劫数，但杀戮过重，难免一死。今念尔等不犯淫邪，救尔回岛，从此洗心忏罪以保残喘！”赵天王等正在垂危之际，忽听此言，一齐抬头观看，知是仙佛降临，都伏地磕头哀告：“若蒙慈悲救命，从此永不敢侵犯天朝。”当下玄女娘娘取背上宝剑一掷，化成一座金桥，望之无际。娘娘自立桥头，喝令速走。众倭欢呼踊跃，齐奔上桥，顷刻间已回故岛。玄女娘娘祥云已去，众倭望空顶礼，从此洗心，不敢擅离巢穴。郎氏入山修炼，亦得善终。后来此岛归属日本国王，年年朝贡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却说岑御史闻众倭哭声，心中不忍，因想此番虽幸成功，杀戮无算，彼若乞降，当保其残喘。及到起更时分哭声顿止。凌晨亦无动静，因令董槐率善走军士上山探看。回报：“四望并无踪迹。想必都投海死了。”岑御史叹道：“我本欲放其一线之生，不料他自寻其死。”因传令班师。此时倭寇悉平，众将士鞭敲金镫，齐唱凯歌。岑御史回至松郡，文武各官迎接进城，沿途百姓扶老挈幼焚香瞻看。进了公馆，即传令诸将各收兵回汛，听候奏闻升赏。当作家报，着王朴回家报喜。

这日，惟留刘、殷二位后堂叙话。原来刘电自到江以来，军务匆忙并无刻暇，直至今日方得与殷勇畅叙别来情节。殷勇因说起：“日前成公子道及三哥保全他家眷，合家感激不尽。”刘电道：“这是一桩冒险侥幸之事。”因将雪妹还魂并先严冥托蒋公成全婚姻之事细说一遍，殷勇道：“从前接到大哥与三哥来书已知其事，如今蒋公虽然不在，三哥料理也是一般。”刘电道：“不然，先严之话必有定数。如今大哥补授奉贤，不久就要到任，便好接取家眷。蒋公现在金衢，即可前往达知，必有主见。”岑御史笑道：“弟与胡抚台联章内已代其陈恳，乞调近地迎养，大约月尽月初旨意下来，必有升调。”又对殷勇道：“昨日所擒之贼恰恰姓江，并前获之江四又是弟兄，恐即是殷兄的仇人，已吩咐今晚提来一讯。如果是他，真是一桩快事。”刘电道：“只可惜妹子不在，不能识认